



三 通 小 叢 書

五 十 元

王 統 照 著

上 海 三 通 書 局

1067

# 目次

目

五十元(王統照).....一

屋頂下(魯彥).....三八

次

1

# 五十元

王統照

他從農場的人羣裏退出來，無精打采地沿着滿栽着白楊樹的溝沿走去。七月初的午後的太陽在他頭上如同一把火傘。滴滴的大白汗珠子從面頰上往下滾，即時便濕透了左肩上斜搭的一條舊毛巾，然而他却忘了用毛巾抹十臉。

元  
實在這灼熱的天氣他絲毫沒感到煩燥，倒是心頭上却像落下了一顆火彈；這火彈咬住了他的心，覺得呼吸是十分費力。

1  
這位快近六十的老實人，自年輕時就有安分的服從的性質，除掉偶而與鄰居爲收麥穗，一隻鷄七天中能生幾個蛋抬了「話槓」之外，對於穿長衣服的人他甚麼話都說不出。唯唯的口音與低着眉毛的表情，得到穿長衣的許多

## 2 人的讚美。

「真安本分，……有規矩，……不糊塗，……是老當差！」這是他幾十年來處處低頭得到的公共主人們的好評語。

農場上，段長叫去的集會，突然給予他一次糊塗的打擊。儘着想，總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「喂！老蒲，那裏來？你看，一頭大汗……」

在土溝的盡頭，一段半坍的石橋上，轉過一個年輕人來，粗草帽，白竹布對襟褂子，粗藍夏布短褲，赤着腳，很快樂地由西邊來向老蒲打招呼。

「啊啊，從……從小牟家的場上來，開會，噯！開會要鎗哩。……」

「開會要鎗？又不是土匪怎麼籌鎗？」年輕人滿不在乎的神氣。

「伍德，你二哥，你別裝癡，你終天在街頭上混，甚麼事你不知道……」

……愁人！怎麼辦？段長，段長說是縣長前天到鎮上來吩咐的，今年夏天嚴辦聯莊會，攤鎗，自己有五畝地的要一桿鎗，本地造的套筒，……」老蒲感着眉毛在樹下立住了腳。

五 伍德從腰帶上將大蒲扇取下來，一陣亂搖，臉上醬紫色的肉紋頓時一鬆

，笑嘻嘻地說：「是啦，聯莊會是大家給自己看門，鎗不多甚麼也不中用，這是好事呀！……不逼着，誰家也不肯化錢！……」

十

「你說，你二哥，本地造套筒值多少錢一桿？」

元

「好，幾個莊子都支起造爐，他們真好手藝！……我放過幾回，一樣同漢陽造用，準頭不壞。……聽說是五十塊一桿，是不是？」

「倒是不錯。鎮上已經在三官廟裏支了爐，三個鐵匠趕着打，五十元一桿，還有幾十粒子彈。……你二哥，事是好事，可是像咱這樣人家也攤一份

3

4 ？你說。……」

「好蒲大爺！你別提咱，像我可高拔不上，你是有土有地的好日子，這個時候化五十塊得一桿鎗。還沒有賬算？不，怎麼段長就沒叫我去開會！」伍德的笑容裏似含着得意，也似有嫉妒的神色，他用蒲扇撲着小楊樹葉子上的螞蟥，像對老蒲的憂愁毫不關心。

「咳！咳！現在沒有公平。你說我家裏有五畝的自己地？好在連種的人家的不到四畝半，二畝典契地，當得甚麼！五十塊出在那裏？今年春天一場雹子災，秋後怕交不上租粒。……段長不知聽誰說，一桿鎗價，給我上了冊子，十天以裏，……交錢，領鎗！沒有別的話。縣長的公事不遵從，能行？……」這些話他從十分着急的態度中說出來，至少他希望伍德可以幫同自己說幾句略抒不平之氣的同情話。

「蒲大爺，咱，……真呀，咱還是外人？想必是「家裏有黃金隣舍家有燈盤，」我若是去領鎗人家還不要呢。你老人家這幾年足糧足草，又在好人家裏當差多年，誰不知道。你家裏沒人化錢，段長他也應該有點打聽吧？」

五 一扇子打下來一個綠葉子，他用粗硬的腳心將葉子在熱土中踏碎。

老蒲這時纔想起拉下毛巾來擦汗，癡瞪着朦朧的眼睛沒說出話來。

十 「恭敬不如從命！我知道現在辦聯莊會多緊，局子裏現拴着三四個，再不交款聽說還有遊街，何況還有鎗看門。教我有五十塊，準得弄一桿來玩玩。我倒是無閫可看！蒲大爺，看的開吧，難道你就不怕土匪來照顧你！……」

元 「破了我的家統統值幾個大錢，」老蒲的汗珠沿着下頰，額頸滴的更快。

5 「值幾個大？怎麼說吧，……我是土匪，我就會上你的賬。還管人家大

6 小？弄到手的便是錢！現在你還當是幾年前非夠票的不成？」

老蒲初聽這向來不大守本分的街猾子伍德的話，滿懷的不高興，可是他說的這幾句卻沒法駁他。五十元的出手還沒處計畫，果真土匪與這小子一個心眼，也給自己上了賬？可怎麼辦？這一來，他的心中又添上一個待爆裂的  
通 火彈。

小 「愁甚麼，這世道過一天算一天，難道你老人家還想着給那兩個兄弟過  
叢 成財主！……」

書 伍德又將蒲扇插入腰帶，很悠閑地沿着溝沿向東走去。

老蒲回看了他一眼，更沒有把他叫回的勇氣，可是一時腳底下像有甚麼黏住抬不起腿來。頭部一抬一抬地呼吸那麼費事。段長的利害臉色，又重復在自己的臉前出現。向來也是鎮上的熟人，論起他家來連自己不如，不過是

破落戶罷了，誰不知道，提畫眉籠子，喝大茶葉，看東牌是他的拿手本領。一當了段長真是有點官威了！比從前下鄉驗屍的縣大老爺的神氣還利害。在場子裏說一不二。「五十塊，十天的限期，交不到可別提咱們不是老隣居！公事公辦，我擔不了這份沈重！……」他大聲喊着，還用手向下砍着，彷彿劊子手的姿勢。……

十 他儘着呆想剛纔的情形，不覺把如何籌款以及土匪上賬的憂慮暫時放下了，段長的變架子，不容別人說話的神氣，真出於這老實人的意外。

元 無意中向西方仰頭看去，太陽已快下落了，一片赤紅的血雲在太陽上罩住，他又突然吃了一驚。

7 在同到距鎮上里半路的他家的途中，他時時向西看那片血紅的雲粉，怕不是好兆！他心上的火彈更是七上八下的撞擊着。

老蒲的家住在鎮外，却又不是一个村落。正在一片松林的側面。松林是鎮上人家的古塋。他已在這片土地上住了三輩了，因為老蒲的父親貪圖在人家的空地上可以蓋屋的便利，便答應着輩輩須給人家看守這座古塋。實在這古塋的後人大半都衰落了，現在成了不止一家的公分塋地，樹木經過幾次的砍伐，只餘下幾顆空心的大柏樹，又補栽了一些白楊。有幾座老墳早已平了，石碑也有許多殘缺，塋裏邊滿是茂生的青草。老蒲住在那裏；名分上是看塋地，實在早沒有很多樹木可以看守了。幾間泥牆草頂的屋子，周圍用棘針插成的垣牆，破木板片的外門，門裏邊有一囤糧食，所有的燒草因為院子小都堆在門外邊。他與一家人每當夏秋的夜晚間便坐在院子中的大青石上說說閑話，聽見老柏樹與白楊刷刷擦擦的响聲也很快活。不過鎮上的人都說這座古塋裏有鬼，也有人勸他搬家，老蒲却因為捨不得這片不化錢的土地，又知道屋子

是搬不走的，所以永沒有搬。至於甚麼鬼怪，不但老蒲不信，就是他家的小孩子也在黑夜中到過墳頂上去，向來是不懂得甚麼叫恐怕！

這一天的晚飯老蒲沒吃得下，可是也不說話。他的大兒子向來知道這位老人的性格，看他從鎮上開會回來，眉頭蹙着，時時歎氣的的樣子，便猜個大概。不用問，須靜等老人的開口，這一定是又有爲難的事。第二個兒子吃過兩碗小米飯後却忍不住了。

「爹，甚麼事？你說吧，到底又有甚麼事？我知道單找莊稼人的憋扭！」老蒲將黑烟管敲着小木凳，搖搖頭，

「怪，咱這樣人家還有甚麼？現在又沒過兵。」

「小住，」老蒲在淡淡的月光下看看光着肩背的兒子們，重復歎一口氣。『你還年輕，你哥知道的就多了，還有你老是毛頭毛腦，現在不行啦，到

處容易惹是非！……你知道麼，我同爺爺給人家當了一輩子，……兩輩子了……差事，還站得住，全仗着耐住性子伺候人。不想想若是有點差錯，這地方咱還住的了！……」

三 老蒲的尋思愈引愈遠，現在他倒不急着說在鎮上開會要鎗的話，却藉這個機會對第二個兒子開了教訓。

小 通 「怎麼啦，爹！我毛頭毛腦，我可是老實種地，拾草，沒惹人家呀！」  
叢 小住纔二十多歲，高身個，有的是氣力，向來好打不平，不像他的大哥那樣  
書 有他爹的服從性。

「不要以為好好的種地拾草便沒有亂子，現在的世道，沒法，沒法！我已經這把年紀了，這一輩子敢保的住，誰知道日後的事！你，……小住，我就是對你放不下這條心！……」

小住同他的哥哥聽見老人的說話十分淒涼，這向來是少有的事，在他們的質樸的心中也覺得忐忑不安！

五 小住的大哥大名叫蒲貴，他雖然四十歲以外了，除了種地的活計甚麼事都不很懂得，輕易連鎮上也不去。有老蒲在鎮上爲人家中當老聽差，就把全

十 家過農家的事務全交付與這賦有老子遺傳的大兒子。小住十多歲時在小學堂畢過業，知識自然高得多。家裏沒有許多餘錢能供給他繼續上學，又等着人用，所以他十六歲也就隨着大哥在田地中過着莊稼日子，不過他向來就有點剛氣，又知道些國家，公民的粗淺道理，雖然他仍然是老實過莊稼日子，却

元 不同於他的爹爹與大哥那末笨懦了。因此，老蒲平日就對這個年輕的孩子發愁，很懊悔不該教他念那四年「洋書。」過度的憂慮便使得這位過慣了奴隸生活的老人對小住加緊的管束，凡與外人辦事都不准他出頭。他的嘴好說，

這是很容易惹亂子的根源，老癩伺候過輩兩子做官的東家，明白是非多從口出的大道理，尤其在這幾年的鄉下不是從前了，動不動就抓夫，剿匪，沾一點點光，便使你家破人亡，鎮上的老爺們比起稔匪亂時當團總的威風還大，而鄉村間凡是抗槍桿的年輕人更不好惹。小住既然莽撞，嘴又碎，當着這個時代平日裏已經給這位老誠的爹爹添上不少的心事。當天的事引起了 he 未來的許多思慮，所以對那年輕人說了這幾句話。

小住在淡月的樹影下面坐着，一條腿登着凸起的樹根。

「不放心，就是不放心我！我說，大前年我要去下關東你又不教去，哼！……」

「小住」他大哥很恐怕老人家生氣，想用話阻住兄弟的議論。只叫出名字來却沒的繼續下去。」

「哥，看你多好！爹不用說，鄰舍家也都誇獎你老實，……我呢，一不做賊，二不去同土匪綁票，可是都不放心！說話不中聽，甚麼話纔中聽？到處裏給人家低聲下氣，不就是滿口老爺少爺的叫，我沒長着那樣嘴。幹不了，難道這就是有了罪！」

小住的口音愈說愈高，真的是觸動了他的容易發怒的脾氣。

十  
在平常時，老蒲一定要拍着膝蓋數說這年輕人一頓，然而這時並沒嚴厲地教訓他，只是用力在煙斗中抽着煙，一閃一滅的火星在暗影中搖動。

元  
堂屋門口裏坐着他的一羣女人，小住的嫂子，還不到二十歲的妹妹，小姪女，這是老蒲家的全家人。小住還有一個三歲的姪子早在火炕上睡了。

13  
「你二叔，」小住的嫂子是個伶俐的鄉下女人，也是這一家的主婦，因為婆婆已死去幾年了。這時她調停地說：「爹替你打算還不是好！像你哥那

樣不中用爹連說還不說哩。你二叔，又知書識字，將來咱們這一家人還不是靠着。爹操一輩子心，人到底是老了，你還年輕。老練老練有甚麼不好，本來現在真不容易，爹經歷多，他是好意！」

三 「澄他娘，你明白，我常說我就是這麼一個明白媳婦。對呀，小住，你覺得我說說你是多管閒事？……如今甚麼都反覆了。我看不透，你就以為我看不透。罷呀，我……究竟比你多吃了幾十年尖餅，我知道像你看不起我這老輩不中用的！……下關東，你想想我這把年紀，還得到鎮上當差，家裏你哥，嫂子，咱輩輩子種地吃飯，你去關東，三年兩年就背了金子回來？好容易！別把事情看得那末輕。工夫多貴，忙起來叫短工也得塊把錢一天，你走了怎麼辦？」我又沒處去掙錢？咳！……由着你的性子，幹，……幹，咳！……」

老蒲在青石邊上扣着煙斗，小住鼓着嘴向雲彩裏看月亮不說話，他大哥

更不會有甚麼言語。

一陣風在枯柏樹上吹過，在野外覺得十分涼爽。

「我不是找事呀，小住，你要明白？愁的我晚上飯都吃不下。年輕人，你們這年輕人沒等我說上兩句先有那末些話堵住我的嘴，正話沒說，先來上一陣門口，我發急中甚麼用！」

媳婦從鍋裏盛了一瓦罐涼米湯，端着三個粗碗放到院子中，先給老蒲盛了一大碗。

「爹，正經事，你別同二弟一般見識，說說你在鎮上聽說的甚麼事。」  
「咳！只要拿的出大洋五十元就行！」老蒲說這句話，簡直提不起一點精神來。

「五十元？爹，怎麼還有教咱交五十元的？又不是土匪貼了票帖子，：